

太陽經中篇總論

太陽經。又有或已發熱。或未發熱。惡寒。身疼。體痛。骨節疼痛。嘔逆。脈陰陽俱緊。無汗而喘。一證。名曰傷寒。主之以麻黃湯。發汗治表。雖汗出欲微。不同於桂枝湯解肌。而亦無取乎太過。亡陽也。其間即有尺中遲。不可發汗之禁。汗家不可重發汗之禁。咽喉乾燥。不可發汗之禁。淋家。瘡家。衄家。亡血家。俱不可發汗之禁。所以示發汗之謹嚴者。返以過於失於發汗。蓋陽虛之人。方易感寒。故發汗非可。草草也。乃或不由發汗之法。而誤施乎溫鍼火灸之治。火邪之逆。亦同於中風病。此又不遵發汗之制。而誤人者也。然陽虛家。既不可發汗。而陽虛家感寒。又不可不發汗。於是有一二三日。心中悸而煩。一證。出。小建中湯一法。為發汗家預立其根基。而後無發汗之悞也。倘不預為經營。必犯發汗過多之戒。於是有一手自冒心。心下悸。一證。甚至於汗多上虛。而耳聾。無所聞。急與以桂枝甘草湯。升陽補中。亦彷彿建中湯之意。從其既悞而救之也。然表虛之人。汗易出。風必易入。發汗後復煩。

既非傳裡。仍是在表風邪。乘腠理開張而襲之。主以桂枝治風。非以治寒也。更無取於犯汗家重發汗之禁也。其或再有汗出而不解。且加喘者。熱盛於內而逆也。與以辛涼發汗而非發汗。更清熱止逆而犯本之水邪可防也。若發汗後轉惡寒。又非表證。而當責之裡虛矣。芍藥甘草附子。收陰回陽。無非為發汗者善其後也。此皆為過於發汗示戒也。然發汗不徹。寒邪留表。變熱入裡。其犯本之證。及蓄血之證。率與中風同。故五苓抵當之法。無二理也。過此則當審其表裡之邪。傳不傳之義。而救表攻裡。不容紊矣。脈靜而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慎不可舍其表治。而誤攻裡致變也。故應汗而下。遂有身重心悸。不可發汗之一證。俟其津液復而自和。汗乃自出而愈。不必好事喜功。一誤再誤矣。或其人頗欲吐。若燥煩脈數急。有欲傳之義。而陽明證少見者。胃病雖可下。而未成實則切不可大下。調胃承氣湯。取其生津消熱。而無所用攻堅破積之治也。於何辨之。辨之於其人惡寒惡熱。惡寒裡虛。芍藥甘草附子湯證。惡熱裡將實。

調胃承氣湯證也。此俱爲有欲傳之證言之也。惟是病非欲傳却因發汗而變怪疊出。如發奔豚一證是也。如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一證是也。更有發汗若吐若下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一證是也。更有發汗後腹脹滿一證是也。有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一證是也。皆發汗而病不解無乃平日之陽氣不可令之虧感寒後之汗不可令其過爲要旨乎。茯苓甘草桂枝大棗等次第第五方之用非治邪盛乃治正虛也。先本而後標有緩急之道也。發汗後虛寒之證救法類如此。又有發汗不徹而寒邪變熱入裡諸證入裡也。而非傳經之入裡者則又爲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之一證。又有脈浮滑按之則痛止在心下之一證。大小陷胸亦同於中風之治也。但中風自誤下而成而傷寒有不由誤下者。寒邪自入與胸陽相拒而結也。以其來路微有不同耳。結胸之證義取於下而又不問胃實之下爲其就胸膈祛逐順其勢而導之。腸胃不傷也。此邪之不得不趨之使下者也。苟有印止踞於至高之分者則升

前言集邪自
入成結胸亦
有誤下成結
胸

陽與洩熱。又分兩治矣。或有往來寒熱。熱結在裡之
大柴胡湯證。俾從少陽散邪也。或有水結胸脇。但頭
汗出之大陷胸湯證。俾從高分下邪也。是知寒邪亦
從表入。但有路可以透表使之出。則仍不外治表之
法。與中風無二理也。柴胡加桂枝湯之所以爲發熱
微惡寒表證未全徹者設也。乃竟不從外治而返下
之。柴胡證具。仍與柴胡不爲逆也。結胸證成。則與陷
胸痞證成。則與半夏瀉心。皆不治表逐邪於外。而反
陷邪於裡之救也。中風中言之切矣。傷寒何獨不然
乎。況誤下之證。猶非一端。有心煩腹滿。臥起不安。一
證。有九藥大下後。身熱不去。微煩一證。有身熱不去。
心中結痛一證。有發汗若下之。煩熱。胸中窒一證。有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復顛倒。心中
懊憹一證。有少氣一證。有嘔一證。出梔子厚朴湯等
五方。以救粗工誤下表邪。變熱入裡。同寒藥雜合在
心胸間。於結胸痞證之外。另成一邪者也。病人微瀉
梔子忌用。邪熱盛正陽虛。又有斟酌之法矣。次此則
有痞證瀉心諸方之法。或大黃黃連之苦寒。或附子

之辛溫。或甘草之甘平。皆就痞證中。分寒熱虛實。而救之。然究不出救悞下之悞而已。表證不治。表泥攻裡者。尚不廢。然自返哉。悞下之弊。仍不止此。又有下利不止一證。與理中利更甚。下焦滑脫。非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不能澀而塞之也。利仍不止。利其小便。一塞一通。陰陽可分理矣。但何非悞下致危乎。又有下後水邪格阻。正津渴而口燥一證。五苓散證也。又有下後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讖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一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也。一導水清熱。一升陽制水。下後陰寒之藥。助水濕之邪者。其變蓋如是。仲師於此。猶必明其表裡以示人。表證仍在。雖日久變證多端。猶以解表爲急。表解而後痞可攻也。解表用桂枝湯。非犯傷寒禁也。以下後陽陷。故用以升陽透表。而非固衛閉邪之謂也。若下後至於下利清穀不止。兼身疼痛。內外無陽可知矣。四逆湯之救。救悞下之甚者。陽回利止。方可升陽透表。桂枝所以仍續用乎。嗣此又詳叙悞下後。陽微陰盛諸證。下後復汗。內外俱虛。必也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而脈沉微。陽之

衰弱可徵也。乾姜附子湯證也。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再誤發汗。則動經而身振振搖者。苓桂朮甘湯證也。甚乃吐下後。復發汗。虛煩。脈微。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胃。而經脈動惕。久而成痿。誤下。誤吐。而復誤汗。變遷無常。要之皆不識麻黃湯治傷營之寒。有正法耳。迨至藏結之深。結代脈見。危急難治之證。乏救援之策。追悔前失。已無幾矣。外此則有寒邪而兼風濕者。桂枝附子湯證。大便難。小便不利者。桂枝加白朮湯證也。骨節煩疼。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證也。雖屬寒邪。而與麻黃湯證無與。不容混施者也。及風濕甚而變熱。熱瘀在裡。身必發黃。驅邪之中。又寓除濕之法。亦與麻黃湯證迥不相合也。中風病中。亦有發黃之證。然風邪變熱。易而淺。寒邪變熱。緩而深。要非兼濕。則無發黃之病。此兼病不同。主病未嘗不同也。試觀寒傷營一證。主以發汗者。不過首一二條耳。下此。則誤汗。誤下。誤吐。一誤再誤。戕人生命。非仲軀一片婆心。爲天下後世著論。鮮不走荆棘入陷穽矣。

傷寒論本義卷之二

太陽經中篇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

俱緊者。名曰傷寒。

按此條乃揭出寒傷營之證脈以定病名也。人之軀體所以流通其氣血者。營衛也。衛屬陽。屬氣。故行脈外。營屬陰。屬血。故行脈內。脈者。不離乎陰陽氣血。而足以神。孤行者也。知衛爲陽爲外。則風之陽邪從類而傷之之理明。知營爲陰爲內。則寒之陰邪亦從類而傷之之理亦明。故辨其傷人之故。仍不外於脈與證之間而已。傷風初病。則發熱而傷寒初病。或已發熱。或尚未發熱。久則陽鬱亦同歸於發熱也。特與傷風遲速不同耳。傷風惡風。必兼惡寒。傷寒惡寒。必兼惡風。然傷風之惡風寒也。嗇嗇淅淅而已。傷寒之惡。則

較甚矣。二者辨在神志之間。固可互言。以見義而辨之者。實在汗。出不出。其要也。體痛則不止於頭項。強痛矣。嘔逆則不止於鼻塞乾嘔矣。證之不同。如是。再診之於脈。而兩手三部俱緊。與傷風同一浮。而彼為浮緩。此為浮緊。陽邪舒散。故緩。陰邪勁急。故緊。同為在表之浮。而一緩一緊。風寒迥異矣。故得名之曰傷寒。此病名。乃於脈證間考定之於始者也。

二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麻黃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杏仁

七十箇湯
仁浸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諸藥煮取

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方〕無汗乃對上篇之有汗而言。以見彼此兩相反所以爲風寒之辨。別不然無是證者則不言也。然所以無汗者汗乃血之液。血爲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麻黃味苦而性溫。力能發汗以散寒。然桂枝湯中忌麻黃。而麻黃湯中用桂枝。何也。曰麻黃者突陣擒敵之大將也。桂枝者運籌帷幄之參軍也。故委之以麻黃。必勝之筭也。監之以桂枝。節制之妙也。甘草和中而除熱。杏仁下氣而定喘。惟麻黃有專功之能。故不須啜粥之助。

〔按〕此復申言前條之證。而兼明前條未及者。惟審之詳細。乃可出治主方。不復疑也。言頭痛發熱惡風喘俱前條所未言。見頭痛亦體痛之一。且爲傷風所同。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則大異於傷風也。更見或未發熱者。亦必終歸於發熱。與傷風之始得卽發熱大異。

三

也。又見惡風爲傷風所同，而惡寒亦同。惟無汗而喘，與傷風大異也。兼兩條而諦視之，病名定於前。主治定於後矣。再詳惡風寒之理。風可無寒，單行。寒則必藉風行。故中風惡風，未必惡寒。傷寒則必兼惡風也。所以仲師處方，麻黃湯內有桂枝。桂枝湯內無麻黃耳。蓋風爲百病之首，且四時兼行者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按此條乃申言脈與證有不應以著其變而未變。見主治之法仍不可易也。寒傷營一證，惟有麻黃湯一方。別無可用。如前二條所言，脈證悉符者，宜用不須言矣。卽脈緊少而浮多，但寒傷營諸證俱在，則不可因一而廢百。其仍用麻黃，不必致疑者，其一也。卽或全無緊，而但浮數寒傷營諸證仍在，亦不可因變而改常。其仍用麻黃，不必致疑者，又一也。蓋言浮則表證治表，原不爲悞也。况有外證可印，何必膠固於脈之

浮者定緊乎。此仲師申明之本意也。方喻謂脈浮數爲欲傳。然必兼躁煩。頗欲吐。方可言傳。未傳則仍治表而已。

四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榮氣不足。血少故也。

按此條乃申言發汗之忌也。見不獨傷風應解肌。不宜不察而發汗。卽傷寒宜發汗。亦必詳察其素無他病。然後可發其汗。無害也。今其人尺中遲。血固短。陰不足矣。然遲則爲寒。非氣微而陽不足乎。此而發汗。不竭其陰。定亡其陽矣。故必知其禁。而先理其陰。易然後發汗。治表斯不致邪去而真亦盡矣。雖然。仲師明言榮血不足。血少故也。今乃言陽亦不足。何哉。此推廣仲師之意也。試思尺中遲。是否陽不足之脈乎。則可知陽不足之說。非敢與古賢相左。况營不足而血少。所以見遲於尺部者。正以少陰。腎家之真陰不足。

非止。如肝脾血短之證也。腎陰不足。非陽不足。氣不足乎。乃知余說似爲仲師推廣。而實發明仲師言內之秘者也。此而悞汗不止。亡血當與悞發少陰汗同忌。則治之之法。建中而外。少陰溫經散寒。諸方猶不可不加意也。

(五)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汗出過多。無論平素臨時俱爲汗家矣。必傷心液。心失其養。恍惚而亂。陰血既耗。宅陽者淺而神明之陽不安矣。心血之真陰既不足。而心火之和熱反下注。心與小腸表裡。因見小便已。陰疼之證。無非心血受病耳。禹餘糧丸關矣。喻謂生心血利水道。可以意會。余恐心虛而更利其水。似非治也。固其衛陽。生其營陰。如苓桂朮甘湯等方之類。方爲正治耳。禹餘糧丸方闕。愚臆度之。卽赤石脂禹餘糧湯耳。意在收澁小便。以養心氣。氣足而血生矣。且有鎮安心神之義也。是否質之高明。如理中

湯可以制丸也。

六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方

咽喉乾燥者胃中無津液腎水亦耗衰少陰之脈循喉嚨也發汗則津液愈亡而腎水益衰故致戒如此叔和重集不可發汗篇有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蹇卧不能自溫一條與此似同而實大異此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液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

程

咽喉乾燥者燥氣乘金液衰衛乏可知更發以奪其液其傳為索澤為膈消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按

此條亦著明發汗之忌也咽喉乾燥亦其人素有津枯之證也寒傷其榮必陽鬱而乾燥更甚此而發汗津液立竭矣此為上焦之陰不足言之也方註推及少陰之脈循咽喉喻註又引別條言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俱與余前條所言顧慮少陰者相符方言腎

水喻言少陰之血，卽余所言腎家之真陰也。然腎家之真陰，卽真陽所化者，豈可二視之乎？程註推及凡燥病，如秋傷於燥之類，而誤認爲傷寒者，亦忌發汗。其說亦明，學者均宜謹識之。

⑦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⑧

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膀胱氣化，何故有血？以其人素日膀胱府中，原有蓄熱，以傷其寒水之化元。再發太陽經之汗，標傷連屬於本，水不足而血妄溢，此血與傷風犯本之園血相類，而實不相同。彼爲標表不解所鬱，犯及本府之陰分，此爲標表汗出所累，傷及本經之陽分。陰分之血，屬在下焦，血海所注，故從大便出。陽分之水，化氣不充，血熱溢入，故從小便出。如黃河倒灌清淮之水，由於淮弱黃強之故耳。此非大助清水之力，則沙壅泥閉，失其故道，黃流泛溢不息矣。學者慎勿忽諸。

明乎此道可
以治漕

⑨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瘥。瘥，瘥也。

所謂有故不
殞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瘡家表虛血熱四字盡瘡之義矣。今感寒邪應發汗恐汗出而虛者益虛必重感濕而成痙也。夫汗出於肌膚必沾濡於衣衾之間及氣歛汗收而濕已隨入矣。不必別有外氣之寒濕相中而汗卽爲濕適爲表虛者招來納之而已。此證所以解太陽之表必兼清熱葛根黃芩黃連湯之所立也。然瘡家旣感寒則不必更言其表虛矣。何也。寒邪卽實其表者也。特不可以純陽之品散之耳。必兼顧其陰以清裏乃可以治其表。斯不致熱熾於內而表汗大出自不致表正益虛而汗濕乘入矣。不然表虛感寒寧有固其表以閉邪者乎。旣難固表又難發汗果將何以爲治耶。豈終聽其在表而不治耶。學者詳焉。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按額上陷祗是氣虛陷入腦內非如小兒之顛陷下

十

按此條亦申明發汗之禁也。衄家血常上溢則陰不足可知。陰不足者血中素有熱以鼓蕩之使不循其經而常在額過山也。今復發汗以傷其陰而動其熱於是邪熱上千諸陽之首陽隨汗出而亡於外額上氣遂陷入脈緊急無陰以制陽也直視不能眴無血以榮筋脈也。不得眠無陰而陽亢有躁煩而無寧息也。此俱應急救其陰以維亡而未盡之陽所謂諸證宜救陽而傷寒獨宜救陰此其一也。豈知救陰正所以救陽耳。無陰則陽無所離而脫矣。諸賢註俱謂傷清陽之素又謂顧陽經之榮混而不明難與後學言治法矣。額上似是顛小兒必陷至能言則合而滿矣。急救其陰以維欲亡之陽乃在發汗後勘出此條證以立說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按此條亦發汗之禁也。當與中風誤汗之振振欲擗地參看。此言寒慄而振者寒在表為實邪發汗原非誤。